

云中谁寄锦衣来

魏芳芳

门前的乌桕叶落了一半,晚间新闻说郊区下了霰,水面有薄冰。捂得严严实实的快递小哥送来一包东西,打开,是大姐织的毛衣。一件粉荷色,胸前一串玉簪花;一件藕荷色,前胸后背两行米雪花;再一件竖行浅蓝浅灰相间。全是崭新的纯羊毛,初摸有点扎手,扎手是羊毛本色,让人安心。我一件件试穿,除了藕荷色小了外,都合适。穿上那件粉荷色,实在是又暖和又好看,舍不得脱下。在这寒冷的夜晚,仿佛依偎在大姐温暖的怀中。

我和大姐的亲密,好像是刻在基因里的。我一落生,母亲因为外公病重无暇顾及,抱我最多的就是长我十三岁的大姐。她的怀抱,温暖如母,又带着女孩特有的馨香,让我依恋。大姐是除了父母外唯一一位无论何时见面,我都可以直接坐上她膝盖的那个亲人,她总是乐呵呵地把我抱紧,哪怕我已经年过半百。

大姐继承了母亲的巧手和慧心,又把各种技能用在家人身上。

母亲九岁时就穿着自己纳底、自己绣花、自己缝制的鞋子上学,给全家人做的衣服鞋子更是针脚细致,合身得体,是庄里人的模板。耳濡目染,大姐儿时就成了母亲的助手,小小年纪,也穿上自己盘扣的新衣服。

大姐从阜阳卫校毕业后,分配到离家很远的黑塔镇医院。那时交通不发达,去一趟,得大半天。大姐每次回家,都是喜从天降。她那顾长曼妙的身影从东边巷口转出来,一声“奶奶”喊出来,我们总是飞奔上前,接过她的包,我还会粘在她身上,摩挲她香喷喷的长发。最度日如年、盼望大姐的时刻,是母亲在城里扯了块料子,亟待大姐设计款式,尤其是夏天连衣裙,大姐总能别出心裁,做出电影画报上明星穿的那个样式。外甥两岁时,大姐用裁衣服剩下的边角料,随手就缝了一条小连衣裙,外甥穿上高兴地蹦啊跳啊,庄里美了一圈,被错认成女孩,回来就把裙子脱了,惹得大家捧腹大笑。

大姐爱时尚,习惯到新华书店买最新出的上海裁剪编织书,只要看几眼,就会心到手到。我们全家的新衣都出自大姐之手,甚至还有邻居四

外公家小姨们的新衣,母亲笑咪咪地帮着她锁扣眼,盘扣子,神情里有一份“青出蓝而胜于蓝”的骄傲。大姐给霞小姨做过一条紫色乔其纱长裙作嫁衣,配上霞小姨雪肤红颜,惊艳四座。

最花精力的一件衣服是给大哥做的。那年大哥从农村中学教师考去省委党校,只有几件旧布衣,很难应付正式场合。家里还有三个小的在读书,负担很重,母亲省吃俭用,给大哥扯了块毛呢料子,米灰色的纯羊毛,摸起来,厚墩墩,很上档次。因为太贵重了,又有大哥考进大城市的一份沉甸甸的荣誉,大姐和母亲都格外郑重。在长长的木制案板上,母女俩除了用精确的尺子,还反复用手指拮量。粉红的画粉谨慎地打在布料上,比木工弹的墨线还要齐整。一向穿着随意的大哥,在那件笔挺的毛呢列宁装里,俨然有了青年干部的模样。

大姐除了给全家人做衣服、勾领子,还织毛衣。闲来无事,翻老照片,数了数大姐光给年轻时的我织的毛衣,就有五六件!那时候毛线还是奢侈品,我们从不曾敢想。初中时去九里沟上学,大冷天,手生了冻疮。父亲给了我两块钱,我到供销社去买了二两黄色腈纶线,织了人生中第一件手套,是大姐手把手教的。高中时候,大姐给我织了一件紫色的蝙蝠袖套头毛衣,胸前织进了两只可爱的白色小猫咪。这是我人生中的

第一件毛衣,时隔久远,早已不知去向。记忆最绚烂是一件红色毛衣上罩的红底夹杂了黑白圆块的背心,是我在上海念书时大姐寄来的。

不知道大姐是如何创作出这件夸张的背心,肩袖肥大过肘,像披在身上的宽围巾。我个子小,走到哪里,都像个行走的“七星瓢虫”,鲜艳夺目。和宿舍三个女孩一起去外滩合影,“七星瓢虫”里裹着一个略显忧郁的女孩子,那大概是我青春时最平常的样子。

毕业后分配江边古城工作,离家六百公里,举目无亲。也曾跟着同事学习织毛衣,总是织不好。1990年代中期各色羊毛衫早已风靡大街,手工毛衣淡出人们的视野,父母虽然有很多件我们买的羊毛衫,但他们还是习惯穿大姐织的厚毛衣。父亲去世后,我整理他的衣物,有一件崭新的藏蓝色对襟厚毛衣,繁复的扭花,是大姐织的,我摩挲着,百感交集。父亲情感偏颇,难视大姐为已出,而大姐对继父一直待为至亲,有母亲的必有父亲的。我当即将毛衣套到侄子

身上,正合适。侄子闻出了熟悉的爹爹味道,返回杭州的时候,很珍重地带走了毛衣。

再次收到大姐手织的衣服,是到上海定居之后的某个春天。她用纯棉的细线织了件中袖上衣,蔷薇色的线,袖口和领口勾了花串,穿起来很合身。我那时还苗条,配上同色系的A字裙,路上时不时被人叫住问是什么牌子,听是大姐手工织的,人家惊讶不已,细丝般的线得花多少工夫才能织成这样!这件衣服褪色后我还常常穿,大姐看我如此喜欢,就开始给我织各色棉线、各种款式的夏装。棉线衣吸汗,凉快,春夏秋都穿,但洗得多,容易褪色。大姐勤奋地织,我欣然地穿。衣柜里厚厚一摞,酒红,湖蓝、豆绿、玫红等等,都是这近十几年积攒的。大姐退休后到邻县医院打工,晚上有时间,听书打毛衣。有一天晚上我俩视频,她一边跟我说话,一边飞针绕线,雪白纤细的玉指迅速灵巧,美妙得不可描述。

近日,我穿上粉荷色的毛衣和朋友见面,她远远惊呼新毛衣好漂亮,二十多年没有见过手织的毛衣了,很羡慕我有个心灵手巧的大姐。工业时代,流水线工厂出的都是整齐的机器品,少了手工的天马行空,少了一个人起伏的心绪,少了一份至情至爱。是啊,大姐手中线,小妹身上衣,每一件都是世上独一无二的孤品。



山村岁月 官学明 摄

定胜旗

王继颖

心怀“定胜旗”的日子。

去年7月末,先生右眼突感不适,我陪着他在小城医院检查治疗两天,他的右眼竟不能再睁开。先生情绪低落到深谷。我想设法联系首都的医院,微信里咨询亲友、搜索小程序挂号,开始为期一个多月的奔波。两个人风雨无阻,辗转于首都几家知名医院。脑梗、重症肌无力、动眼神经麻痹,这些与右眼无力睁开有关的疾病名称,从医生嘴里飞出,箭矢般刺疼我的耳朵,刺疼我的心。我一次次陪他抽血、拍片、注射、针灸……在狭窄的空间,陪他参与和重症肌无力有关的实验,看他在研究人员提示下,和确诊的孩子一样完成各种动作。这一幕,每每再现于脑海,都感觉呼吸急促,心跳加快。

在去往医院的路上,在候诊的座位上,在归家的途中,在难以入眠的夜晚,我像个勤奋的医学研究生,对着手机网络百度翻查,把先生可能确诊的病症了解得门儿清。

先生发病之初,我就为他挂到了首都一家知名部队医院著名神经眼科专家的号。等待时间漫长,初次就诊已在挂号成功半个月后。医院楼前一面高高飘扬的红旗,和我心中飘扬的一面旗高低呼应。心中的那面旗,是坚信先生定会战胜眼疾的旗。诊室外漫长的等待后,终于见到众口称誉的名医。名医细细查看了先生的右眼、翻阅过几家医院的检查结果和诊断文字,排除脑梗和重症肌无力,确定他患的是动眼神经麻痹,安慰我们不用害怕,说用不了两个月就

能康复。

先生在名医负责的眼科病房住院两周,期间乖乖遵医嘱,配合西医治疗和中医理疗,每日输液前后,前往理疗区,忍痛完成所有理疗项目。我每天早出晚归,在家和医院间往返奔波。那段时日,心中飘扬着“定胜旗”的我,对自己忽然变得小气。有一回返程赶火车,为节省几十块的打车钱,医院到地铁站近二十分钟的步行路,我打着伞冒雨奔跑只用了十分钟。第二天小腿疼痛难忍,才意识到自己已至天命之年。

在医院治疗期间,先生满怀憧憬地向我许诺:“如果我右眼好了,就带你去昆明,吃美食,看美景,访名人故居……”那些陪伴、憧憬的光阴,因为先生在医院,便有医院如家之感。

很快,先生康复出院。很快,他带我到昆明。

立冬,我肺部感染,气喘吁吁。先生着急忙慌送我至医院,跑前跑后,陪我检查治疗。伴我输液的日子,先生心中,一定飘扬着一面“定胜旗”。

